

温州文献丛书

瓯海轶闻(上)

〔清〕孙衣言撰

张如元校笺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

〔清〕孙衣言撰

张如元校笺

瓯海轶闻
(上)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 任：钱兴中
副 主 任：瞿纪凯 黄纯诚 胡珠生
委 员：马允伦 卢礼阳 陈增杰
周梦江 金柏东 洪振宁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 主 任：郑笑笑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主 编：胡珠生
副 主 编：陈增杰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允伦 卢礼阳 刘时觉 吴明哲
张如元 张乘健 陈明猷 周 干
周梦江 金柏东 萧耘春 潘猛补

温州文献丛书
PDG

温州文献丛书 第一辑书目

周行己集 [宋]周行己撰

薛季宣集 [宋]薛季宣撰

张璪集 [明]张璪撰

岐海琐谈 [明]姜准撰

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史料汇编

孙锵鸣集 [清]孙锵鸣撰

温州经籍志 [清]孙诒让撰

温州历代碑刻集

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

张 桐日记

周梦江笺校

张良权点校

张宪文校注

蔡克骄点校

马允伦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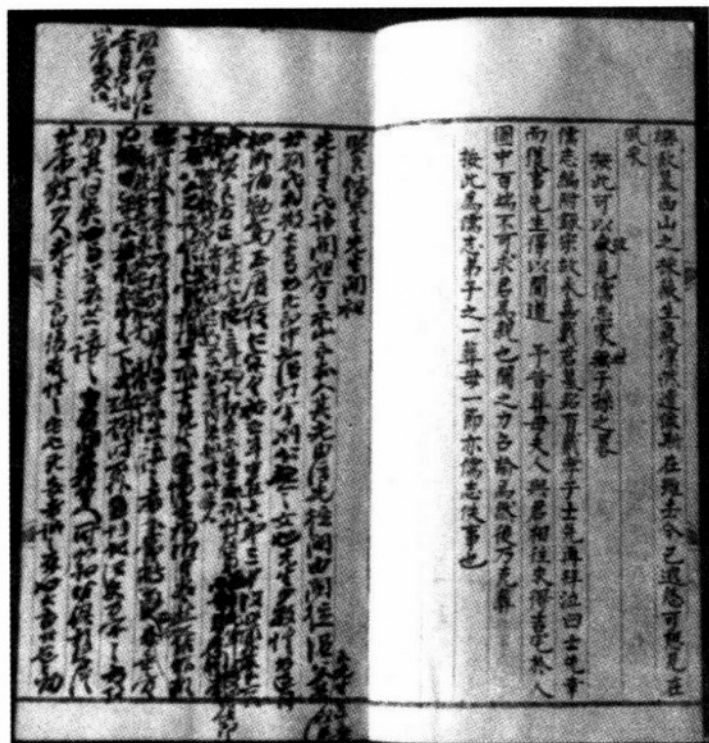
胡珠生编注

潘猛补校补

金柏东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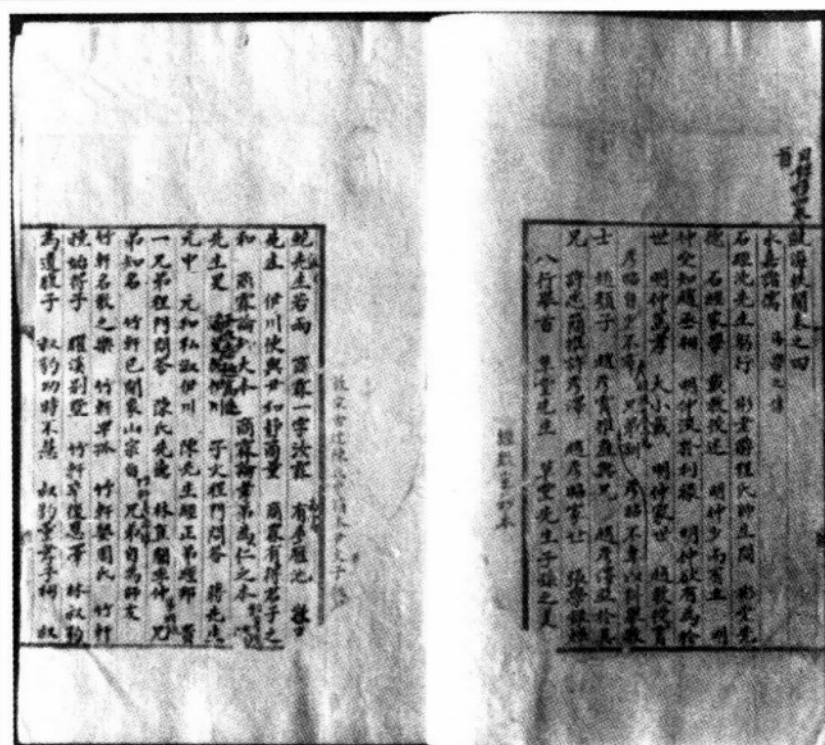
孙延钊撰 徐和雍 周立人整理

张 桐撰 俞 雄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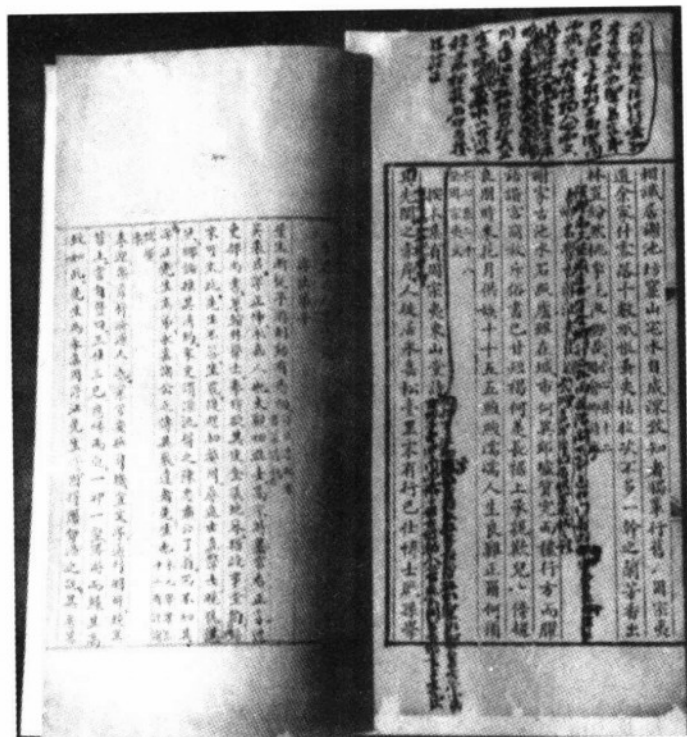
《瓯海轶闻》初稿书影

吴佐仁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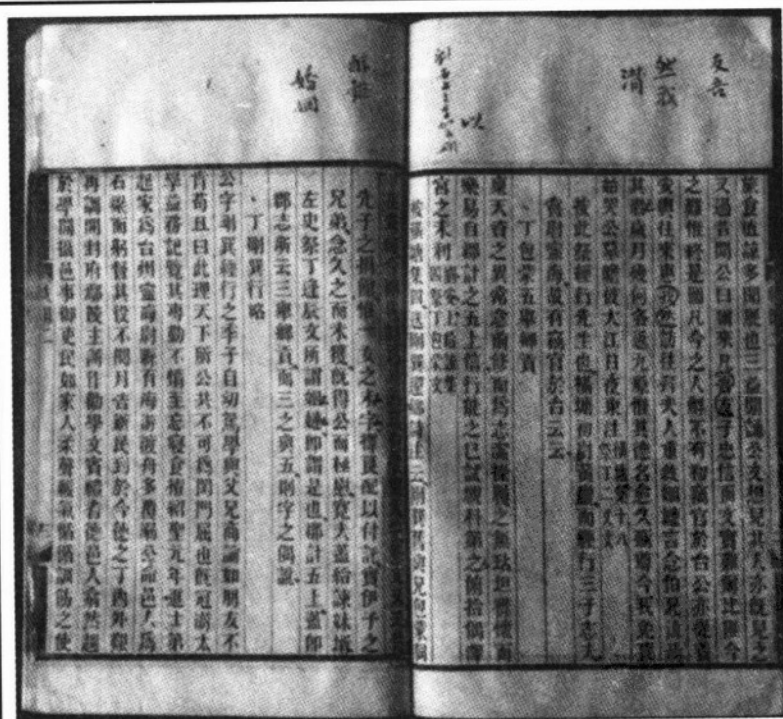


《瓯海轶闻》二
稿（巾箱本）卷
四目录书影

吴佐仁 摄



《瓯海轶闻》定稿书影
吴佐仁 摄



《瓯海轶闻》孙延钊
(孟晋)校勘本 书影
吴佐仁 摄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瓯,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荟萃,地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刻本,温州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在建设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清同治光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年如皋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刻》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后入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序目》《宋宰辅编年录》《永嘉四灵诗集》《林景熙集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札迻》《墨子间诂》《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集》《陈傅良先生文集》《夏承焘集》《董每戡文集》《苏渊雷文集》等数种。1992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献丛书;1996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诒让遗文辑存》《陈虬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会及基金的提案;1998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

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进,文化建设备受领导关注。2001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并得到温州中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 (1) 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瓯海、龙湾等区,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1949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 (4) 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料为主。
-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录。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

标题、卷次及文字,注明资料来源或藏所。

采用横排、简化字形式出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

二〇〇二年七月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凡例

1. 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若他本文义较胜,则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脱某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4.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或在校语中说明。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脱:在()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 〉内。

(3)讹:在讹字后面用[]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代替。

6.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他本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宏景”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首见处出校或加

注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起讫。校文序号均用“①②③……”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于标点符号之外。

11. 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原注均予保留。新增注释以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凡涉及名物训诂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省略撰(著)者。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书名、卷次(或篇章名)、页码。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记中酌情说明。

《温州文献丛书》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前 言

《瓯海轶闻》是清末学者孙衣言编纂的一部温州地方史资料汇编。规模空前,体大思精,问世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逊学老人、遁叟,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在翰林院供职八年。咸丰八年,出为安徽安庆府知府。次年辞官归里,乡居四年。同治二年,权庐、凤、颍兵备道,次年丁内忧还里守制。不久,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聘,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兼浙江官书局总办。七年,赴京候选道员。八年,以两江总督马新贻荐,署理江宁布政使。此后,历官江南盐法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光绪五年(1879)八月,以太仆寺卿致仕,回到故乡瑞安。这一年他66岁。在乡倡导宋代永嘉学派经制之学。光绪十四年(1888),在瑞安城东兴建玉海楼,将平生所得典籍八九万卷入藏其中,对晚清温州文化发展和人才作育,做出了贡献。^①

孙氏藏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特别注意有关温州地方文献的搜集。据其后人统计,玉海楼所藏温州乡贤遗书462部,如见于本书卷二二“王允初”的王致远《开禧德安守城录》,卷二七的《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录》,卷四八“仙洋多水”的《存愚录》,卷二八许及之《涉斋集》,都是编者父子经多年搜访,展转而得。对温州著名学者的诗文集,如周行己《浮沚集》、许景衡《横塘集》、薛季宣《浪语集》、陈傅良《止斋集》、叶适《水心集》、《水心别集》等,孙氏父子更是精校细勘,后来在此基础

上刊刻《永嘉丛书》13部191卷。并从近400种历代著述中辑录有关温州的部分,把出自温州籍作者的,编为《永嘉集内编》48卷,出自非温州籍作者的,编为《永嘉集外编》26卷。丰富的藏书与《永嘉集》内外编的编辑,都为本书的编纂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②

孙氏生当清代封建统治走向崩溃,中国急剧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道、咸、同、光时期。作为具有忧国忧民思想和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面对日益深重的内忧外患,很想对拯救颓败的时局能有一番作为。从他晚年主要活动事迹观察,整理国故,重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旗帜,是他这方面付诸实践并获得卓著成就的一项。孙衣言认为,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后,“一时材能之士因事会以就功名,遽欲任其私智以治天下,其意以为古人之法不可复施于今,顾反诿于奇邪怪诞之术。趋和风靡,举世骚然,未知所届”。呼吁“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并认定在众多学术中,以宋代胡瑗之学最为“切要”,而宋代永嘉学派经制之学“实于胡氏为一家言”。于是,他以永嘉学术为主,穷搜博采,分门别类,辑成这部规模宏博的温州地方史资料。温州在先秦时名瓠,“瓠在海中”,而本书的资料全部采自历代官修“正史”与温州方志之外的各类著作,所以取名《瓠海轶闻》。

《瓠海轶闻》共58卷,约95万字。原分4集,以1—21卷为甲集,22—32卷为乙集,33—45卷为丙集,46—58卷为丁集。

据《瓠海轶闻甲集自序》,本书之纂始于同治七年(戊辰,1868),历经18年,至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才基本完成。从现存温州图书馆的该书三个手写本分析,初稿本系孙衣言亲笔手书,未分卷,每面红界13栏,两面之间页心上印“瓠海轶闻”四字,下印“经微室”三字。再稿系巾箱本,蝇头小楷,上有编者删改增益,手笔点逗,并多处粘贴补写浮签。虽较初稿有较大的

变动,但已分卷,每卷卷目之下列有条目。三稿保留再稿的分卷和卷目、条目,虽偶有校改,但与后来的刊本相较,它已是定稿本。这时,编者已经 72 岁,年迈多病,已无力完成以下近四十卷的艰巨编纂工作,八年后便赍志以歿。光绪二十三年,即编者辞世后的第三年,永嘉王景羲(孙衣言学生,著有《墨商》三卷及补遗,见《敬乡楼丛书》第二辑)就聘于孙氏家塾,任该书校勘之役。编者之子孙诒让(1848 - 1908)也参与校正、补写,或以浮签注明所发现的问题,以备查检修改,故本书甲集及其他各集尚有孙诒让按语各 4 条。此时,甲集虽已开始刻版,但因全书工作量太大,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孙诒让逝世时,编纂工作仍未完成。孙诒让在病危迷离之际,犹念念不忘先人之业:“《瓯海轶闻》仅成甲集,余如名臣、宦业、隐逸等门,卷数未分,至为恨事!”孙诒让死后,其子孙孟晋(1893 - 1983)在国家与家族历经变故的艰难复杂情况下,又经过近二十年努力,筹措经费,节衣缩食,终于在 1926 年将全书刻印完毕。由于刻印匆遽,书中讹夺衍缺严重,有几卷甚至墨钉遍布,甲集虽较以后各集差强人意,亦不能概免,阅读引用,非常不便。因此,孙孟晋又取所引原书细加校勘,并写成《校勘记》数卷,拟附于书后,但因经费等原因而未果。1935 年 6 月,温州徵集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成立,曾决议“木刻补足”该书,但后来限于财力,徒成虚愿。全书版片原藏瑞安玉海楼,新中国成立后,移归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保管。1963 年 6 月,该会即以所藏原版,由杭州古籍书店重印,其中原版不存的几页,取初印本以蜡纸刻版补足。目前读者所能看到的,大多是这个重印本。这个 30 多年后的重印本,也没有附孙孟晋的《校勘记》,比之初印本虽无改进,但《瓯海轶闻》毕竟通过两次印行,孙氏祖孙三代学人前后约 60 来年艰辛的学术成果得以流传,为后人研究温州古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通读《瓯海轶闻》，可以发现其中通名“永嘉学术”，约38万字的甲集21卷，卷数虽仅全书三分之一强，但实际篇幅却占全书五分之二，是研究永嘉学派的重要资料，是全书的精要所在。

宋代温州经济文化迅速崛起，更由于时代与地域的特点，南宋时被称为“东南小邹鲁”，并在乾道至嘉定的60年间，形成以薛季宣、陈傅良为代表，由叶适（水心）集其大成的注重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不仅在宋代具有重要影响和地位，甚至在我国古代思想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一席。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永嘉学派的形成过程，温州古代学者的生平、著述等情况，本书编者从明代温州平阳学者王朝佐《东嘉先哲录》，及清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中得到启发，采集资料，以年代先后为经，学术思想异同为纬，以卷一“学术总略”统领全集，以下各卷为“学术之始”、“洛学之传”、“经制之学”，论列温州学术的渊源、形成及其特色与传承。然后，卷一二至二一分别论列永嘉事功学派之外的温州历代学者的情况。综观本集，“上起皇祐豪杰之始兴也，下逮国朝火薪之相接也，而于乾淳诸老言之尤详。”共列温州学者近200人，其中宋代150余人，元代以断至徐兴祖计，共24人，明代以断至李维樾计，共15人，清代11人。

自卷二二以后的37卷，约57万字，以名臣、宦业等为卷目。卷目相同而内容丰富、篇幅较大的，则予以分卷，如分为二卷的名臣、宦业、艺术、古今图志等，分为三卷的文苑、官师遗爱、杂志等。无论从卷目名称，还是书中为数众多的编者按语，可以确定这37卷主要是针对当时尚存的温州方志中的缺憾而辑集的，也是根据方志的一般体例分类的。当时，最后一部《温州府志》、《永嘉县志》、《乐清县志》纂刻于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年（1756—1765），《瑞安县志》纂于嘉庆十三年（1808），《乐清县

志》纂于道光十四年(1834),距本书完成付梓都在半个世纪以上。特别是《温州府志》,即按语屡屡提到的“《郡志》”,它和《永嘉县志》都是天台人齐召南编纂的。齐召南虽是乾隆间著名学者,但毕竟对温州地方史不大熟悉。而孙衣言则不仅出身温州,中晚年又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求研究,编有《郡志职官补正》、《郡志选举考正》,对温州地方史几乎了如指掌。两者相较,难免相形见绌。在本书问世之后完成的光绪《永嘉县志》、民国《平阳县志》、《瑞安县志稿》,之所以无论从内容的充实、史料的详明诸方面都能显著地超过以前的方志,主要就是取资于本书的关系。尽管如此,由于本书与方志的体例、侧重各不相同,两者不但不能相互取代,而且应当相互发明,才能为深入温州古代史研究发挥更好的作用。

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搜集温州人文资料,是一项非常繁重艰巨而又旷日持久的学术工作。如何剪裁这些搜辑到的数以万计的资料,并把它们分门别类加以编排标题,使之不仅先后有序,成为一部集腋成裘而结构紧密的著作,这又需要编者对全书的编纂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对全部材料的运用胸有成竹,需要具有非凡的学识才力。通读全书,可以发现本书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

试以卷一“学术总略”为例。本卷无疑对以下20卷“永嘉学术”有提纲挈领之功,如何谋卷开篇,编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首先,编者选用不仅在功名科举上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而且还以清正忠直被朱熹尊奉为“光明正大,舒畅洞达,磊磊落落”的王十朋所说的“元祐以来士风渐盛”、“义理之学甲于东南”两段话,揭示温州学术的兴起,开宗明义,振起全书。然后截取周行己、叶适、留元刚、张九成、朱熹的著述,以“元丰九先生”、“永嘉三先生”、“永嘉四先生”、“温州有人”为题,叙述

元祐以后温州学术的发展。随之又选录不同文献,列述“永嘉经制之学”、“永嘉史记之学”、“功利词章之学”、“永嘉学非朱子不足当其锋”、“永嘉学派”,使读者对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特色、影响,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其他如卷二“学术之始”,卷三、四“洛学之传”,卷目的标题就传达了永嘉学派形成之前温州的学术思想状况。卷五至卷十二均为“经制之学”,以大量史料论列永嘉学派的盛况,对其中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三位大学者,则在卷六、七、八作专门论列。薛、陈、叶学生传人众多,分别设“艮斋门人”、“止斋弟子”、“水心弟子”专条,其中温州籍的,大多又于卷九、卷十另列“止斋之传”、“水心之传”,客观反映历史事实,体例严谨细密。在上述各卷,编者以“永嘉理学开山”、“永嘉学问所从出”、“草堂先生子孙之美”、“永嘉之学宗郑氏”为题,揭示王开祖、周行己对温州学术、郑伯熊对永嘉学派的形成发展的先导作用,及宋代温州城南张氏家族从事文化学术经久不衰的情况。这些标题,大多取自原文中的一句话,也有不少是概括原文而成的,题与文相应,既体现编者对史料的客观态度和选材命题的敏锐,又因题目醒豁,使读者览题明义,乐于阅读,便于引用。

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本书还非常注意温州历代金石碑刻,与望族的宗谱、家集的资料。如宋代永嘉学派重要学者徐元德,开禧间固守德安孤城 108 天的王允初,及戴溪之子戴楠,生平材料都付阙如。于是编者在卷一二“徐教授祠李忠定于军学”、“岷隐家学”、卷二一“王允初”条,引录《徐氏宗谱》、《上田戴氏谱》、《永嘉千石王氏谱》,填补文献之缺,大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历经百年沧桑,上述谱牒至今已大多不存,这些资料就弥见珍贵。《清颖一源集》与《鹤阳谢氏家集》,是温州目前仅存的两部自宋以来宗族诗文集。前者出自瑞安阁巷陈氏,为元代著名文学家高则诚的母家;后者为谢灵运后裔,其中